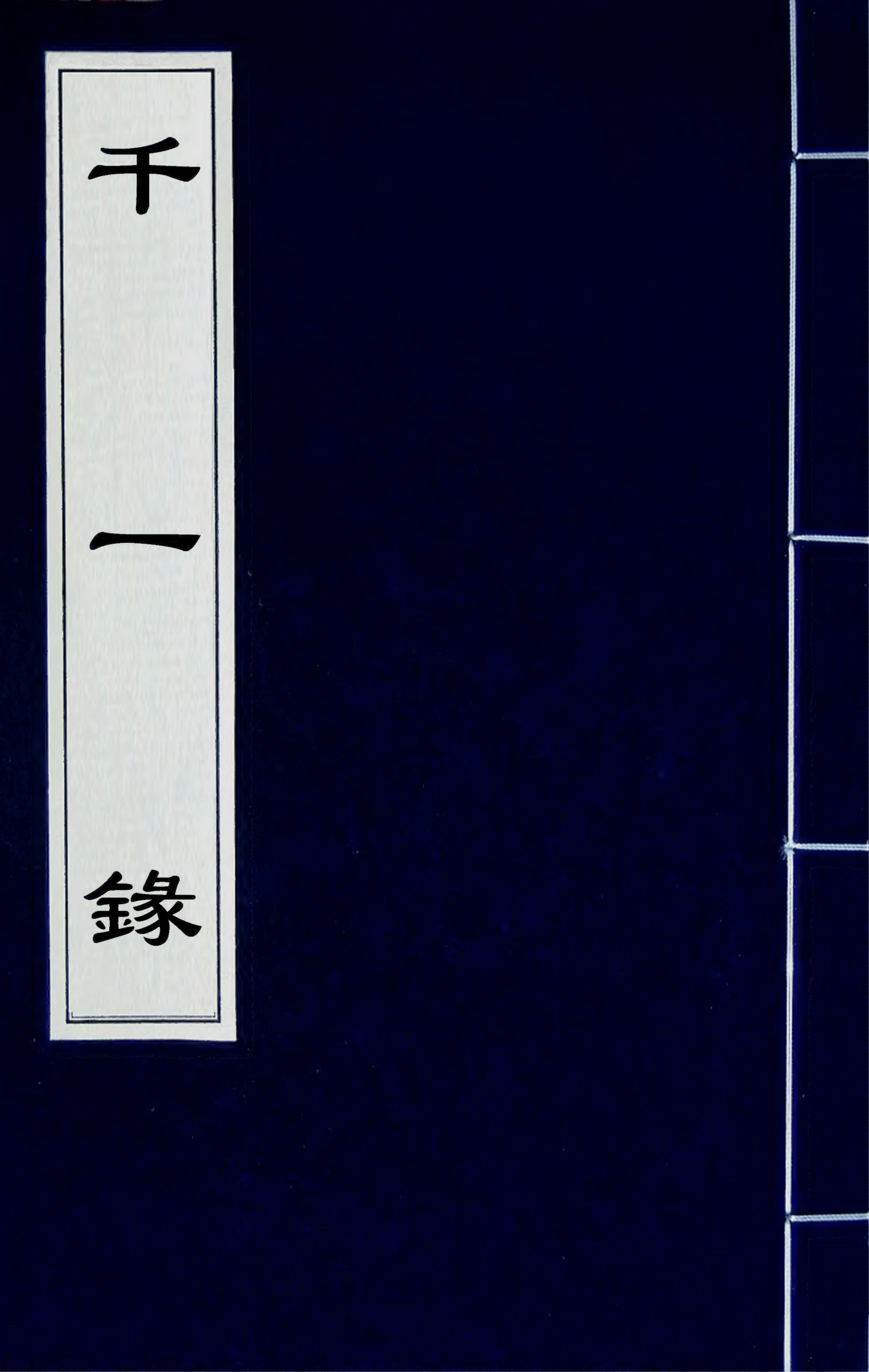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錄卷之十五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三

史記云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明其世次相傳非一人也乃曰彭祖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則昆吾氏亦長生者耶使彭祖至殷末年猶存而殷滅之則亦必非有道者矣有道者至於滅其國其足尚耶蓋彭祖氏嘗有修道而壽者而世遂以彭祖氏爲一人謬矣

越以美女西施鄭旦獻吳今但知西施不知鄭旦盡西施爲范蠡所載以蠡著也

南齊張融爲獠賊所執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此通乎晝夜知死生之有命也爾時求免耶震恐耶何益

司馬相如之賦漢武恨不與之同時及狗監薦之則不用也漢武英主也其文雖工其行無取其材不足以經世也而世悲其不遇過矣楊子云壯夫不爲其見道之言與

叔孫通鄙儒也秦可避耳詎可諛漢惠非秦比也原

廟果獻道之文過綿蕞之禮禮云乎哉而稱爲漢儒宗溢矣

宋懲藩鎮之禍務抑帥權權輕則勢不振其後李綱汪立信之策竟不能行而泄泄以亾此所宜鑒也

周勃之令軍士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其定大事在此一語而或以覩望疑之非矣是時帝者固名惠之子也而稱兵於闕下何爲者乎此非軍士所知也爲劉氏不爲呂氏則人心所可必者也軍士知所爲者劉氏也而千萬人一心乃可用矣俄頃反掌之間寧暇文告之辭而申諭以大義乎故今下而莫不

左袒者一語而大事定古之能任重者皆然也何疑焉

夏商以來以色亡其國者何其屢覆而不知戒也范蠡之載西施或以爲去越之蠧雖去國不忘愛君也其然哉夫范乎非不能遠色者也而何辭於後世之疑也

孟嘗君之好客客直雞鳴狗盜者耳身死而諸子爭立滅無後彼三千餘人曾有善畫可以託六尺之孤者乎何其亡之速也其所好者無亦棄公之龍也

余覧宋季之四六嘆曰民不堪矣惡得不亡蓋自政

府以及郡邑其涖任誕辰聯節無不啓賀者筐篚之充盈行李之絡繹可知也此皆出於孑遺之民而供其奉之大者不與焉區區東南生之者未半而用之者過倍枕戈稚華之不遑而繁文縟節以爲尚其亾非不幸也噫此風也嘉隆之間猶未甚也

爾稽太祖撫育明帝恩過諸子而明帝誅戮其後靡有孑遺非有所恨也徒以簒奪之故深懷猜忌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耳孟氏不言利推其禍至於弒奪不厭有以哉

重耳安於齊姜氏醉而行之其賢智卽上士何加焉

然蠶妾何罪可無除也而何其果於殺也春秋鬬爭之世肝腦塗地其恒也故視死甚易雖婦人能之慶鄭之待刑奚足取哉

晉之霸也幸哉大詹伯鄭之良也而將烹之何未有諫者也微文公聽其辭則不免矣幸其良何以霸故曰其霸幸也　介子推之劣也狹之奚何有於詹伯

斬三尸斷妄念也非真有所謂青白姑者

何徧誤謝朏而已爲高淺人哉何以爲高士

海中丞瑞令淳安嘗與余仲兄言吾一不要名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也仲兄曰公之大節信然然此有

司之者不俟公要也海以舉人官至二品雖清介亦自不貧𤧗忤　世廟下獄竟得出壽七十六但要子不可育竟無嗣耳夫所要者不可得所不要者未嘗不得也可以曉世矣

張融云天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此言實會典理其戒子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殊切聾俗之藥然海賦未超玄虛顧凱之之譽過耳賦中惟水與天如滿于天南北如天語意頗重

太史公稱壺遂昌黎誌李元賓僅數語耳而千載有耿光後世之蔓詞可厭也

三峽之險兩岸壁立非神功何能與力也余嘗順流而下仰視之其石堅潤若鑿石開道舟上下可牽挽矣石可用不虛工費也每與蜀人言之亦有深以為然者

邑中某甲以勤儉起家貲累鉅萬生子三人其長者克肖日夕營營以其富為未足也年未半百焦心苦思以死其仲季不以家業為念荒蕩無度貲落殆盡三人者其為人有間矣一亾其貲一亾其生生與貲孰重吾未知其賢不肖之所分也

詩禮發冢也非詩禮之過也仁義竊國也非仁義之

罪也而曰聖人使然則誣矣嗟乎穿窬乞墦之徒非不號爲儒也彼則鄙矣名爲儒宗者寧勿思所以維之乎吾見其人矣世方尊而尚之寵而任之此豈聖人使然耶而乃有使之然者

昔之穿窬者以昏夜今日中穴冢矣昔之乞墦者其妻妾能羞之今且以爲得計矣

道若大路然何莫之由也而好徑徑之中有岐焉岐之中又有岐焉愈遠而愈畔矣悲夫

今之爲儒也異哉名儒也而非儒也究之則禪也無論其儒非儒也究之則禪也而非禪也夫禪雖異端

然有真心焉苦行焉不易能也儒而小人儒也無亦汙禪矣乎噫儒而非儒也猶可言也禪而非禪也不可言也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學猶殖也不殖則落惡可已也學之不講聖人憂之所以講者何也德之不修求所以修之也善而能徙過而能改斯修矣身修而務也治也乎也時而出之者也是以講習而不厭也今也不修其德而徙以賁鼓於俗其何以觀之哉

舜嘗就時于負夏矣賜貨殖孔子非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矣遲請學稼孔子小之何也不受命而近利

乩

上元縣帯子洲田家婦劉氏嫁三夫矣平生不出惡言其夫與子或與鄰有失輙好言請解人人悅之年七十語人曰吾將去矣乞柴自化至期端坐柴上令取香一炷香將至柴所柴即焚焚至心惟聞念佛聲初無苦也洲人俱見之夫婦三嫁非能持戒者也豈佛教本不重倫理第取其慈善一念耶所以為夷教耶

古之稱翁以其年也非尊之也年至者乃自稱翁豈以為尊也如田舍翁又豈所尊者耶今自廟廊市井

槩相放效年未及壯諛之曰翁葢以天下惑矣有能拒而不受一變汙習者乎宜有任其重者

魏收之穢史姚元之之料張說自昔巳然韓退之以道自任者猶有諛墓中人之譏書不删惡可也近世亦道公行古意益泯幾於夷跖同歸白黑不辨矣甚有賣文起訟類猾胥刀筆之爲者可爲長太息也夫

虛其心實其腹六字盡修眞之旨

守本儒者事非欲字好此語亦過毋不敬則法語也

某公者負當世之名其佞佛甚也而無所持戒晨起念佛千遍拜禮惟謹此其所有事也畢則應酬至夜

分客座常滿而酒尊不空余嘗叩之曰公事佛謹敬固無所事事耶曰吾侍吾師耳意謂冥冥中師當度之蓋有成言云爾也余心危之未幾偶不得意鬱鬱遂沒

生財大道王政所急也劉晏之理財善矣而比之桑孔口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失言哉

嫁女之不舉火與婿之攝盛禮也而今世鮮行者矣乃文士言婚娶者猶敘之是示人以詆也文至是不已燭乎又改曰爨曰易火曰燧是艾子掩聰之嚎也

留都多盜司城者問何以止盜余嘆曰有盜無盜司

城憮然有間曰此其之罪也已而盜止

余讀商紀怪其遷都之亟而民胡以堪也蓋有說焉于時茅茨土階之風雖遠而峻宇雕墻之訓猶未泯也省耕省斂之制屢舉而侍衛徵求之煩猶未甚也世之季也瓊瑤其室師行粮從一遊一豫不以為度以為憂矣柰何易言遷哉噫吾見監司者之行所部矣無論其恤民之瘼除民之蠹也能減騶從乎止送迎乎薄帳具乎撫亦曰小節焉而何其硜硜爾也

蕭何之居宅曰子孫師吾儉而未央壯麗乃謂令後世無以加何哉吾聞禮以為坊後世猶後未聞其無

以加也四世而武千門萬戶建章其阿房也未央論
之矣何之智豈不及此與高祖之入秦也因覩所謂
阿房者矣非樊噲諫則安之矣此何之所見也何固
量而入者耳而不虞以為詰也是時君臣之際寧有
明良一德之風哉以何之親任而見疑者屢矣假國
之重械繫之猶徒隸也為何者無亦為容而已矣故
謂何不能覩國如家者非也何非有二心也謂何以
壓帝都關中之心者非也帝非不識天下之勢者也
釋氏如大顛者非無可取也韓子與之遊殆以為賢
於世之患得失遂聲利者豈遂信奉其法哉其與孟

簡書義直而言厲矣或者譏之至以爲文過飾非何其不成人之美也

古之原除逋負者高貲不在側庶幾澤下流而政不弛也今之蠲賑往往姦猾蒙惠其加意於窮民者鮮矣

劉休善言治理而爲郡無異績世之虛聲利口以獵名位者不少矣聽言者毋易哉

伯宗之妻知諸大夫之莫若也知難之必及也而得畢陽以庇其子其明智亦異矣哉然旣知之而不諫所以免何也豈其知伯宗之爲人不可以語知幾之

悟乎自昔哲人之處危邦其亦有道矣而何以不可免也

道家守三尸恐言其過若然則上帝臨汝亦可欺蔽乎甚矣其妄也夫過勿憚改何爲守之若其無過守之奚爲故孔子曰禱久矣

文王受命維九年武王末受命尚父封於齊皆逾八望九時也古之人晚成有如此使天不假年則渭濱釣叟固不歉於鷹揚之業諸葛之於尚父伯仲間也而年之不相若則天也

六經論人知爲蘇文也而歐陽子曰荀子之文也歐

陽子豈不知文者哉余嘗語學文者能知蘇文之爲荀文則知文矣今之爲左馬之文者使歐陽子見之將以爲左馬之文乎

事有不可以示人者堯母名門而思子之釁起矣事有不可不以示人者雍齒封而沙上之謀息矣禍之生有胎也絶其胎禍何自來哉事以豫立以審成不豫不審而示人以疑禍之本也

晉之和戎也制和者晉也其和也利有五害無一焉魏子其善謀矣而悼公能志善矣爲而不霸六國之和秦制和者秦也秦以和愚六國而六國自撤其藩

以入於秦宋之和金制和者金也金以和愚宋而宋自折其棟以壓於金其和也利無一焉而不勝其害安得不以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可以鑒矣

魯施伯知管子所在國必霸鄭叔詹知晉公子必得國智矣而其請殺之則不足稱也夫管子天下才也知之矣而不能爲天下惜之乎何其不仁也齊惟無桓公耳桓公而有霸心焉其無佐之者乎夫管子猶能覩魯齊之霸未爲魯憂也而何以欲其死霸者桓公爲盛其優於晉文哉文之霸而詹也幾不免於烹矣遠哉楚子之度何其近於王也我之不修是懼修

我而已焉用殺天所胙者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由此言也范增之疽何宜以沛公發哉豎子固不足與謀雖微沛公終於敗耳增之以疽死恨其從之不擇也去之不早也可也

越之圖吳也三年古之用師未有如是之久者也四鄰之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會未有介念者則吳之不道而越之善謀也因天因人用力少而成功倍豈惟吳為越之吳而已惜乎句踐之器小而不可與之處樂也非甚困也何以能霸

今之儒服而賊夫儒者有三一曰畔儒樹二氏之幟

以簧鼓喜名矜異之士謂其道玄妙無上而孔孟之言特詳於下學云爾此白晝大都操戈入室而無復忌憚者也一曰閒儒以先聖之道不可易也二氏之說不可勝也合而一之姑以惑世使學者無深拒焉而卽且駸駸入於其中而不覺此策士所謂辭卑而進爲二氏閒者也一曰竊儒陽講孔孟之學而陰宗二氏之旨指之曰禪則深避其名而厭然掩之其徒從而推之曰此聖學正脉也二氏之道去聖學非遠也所異者幾希之閒耳此以詩禮發冢行之暮夜而憎東方之明者也斯三者其說盈於天下矣春秋之作

非惡夷也惡夏而夷者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之害猶可言也儒而異異而儒其害何可言也

分宜秉政納賂者一無所受皆以納於其子而所納於其子者又倍焉此卽兩瞞故智耳世猶謂其不幸有是子者竟爲所欺矣嗟乎莫親於父子人亦孰不願其子之有令名也已避大惡之名而以畀其子此而爲欺惡乎不欺

令稱人淸苦淸有苦乎伯夷何怨原憲非憊顏子屢空不改其樂未聞苦也惟以淸爲苦斯寡廉矣志士

所以不忘溝壑也

東漢文自弱於西京建安又稍振矣伯喈女登必過於建安乎范曄亦未可輕悲憤未可謂非蔡琰作也世有自掩其目而謂人莫予覩者雖是巳人而烏也乃曰予智可哀也夫

今之君子何其好爲異論也雲長之敗謂孔明以計殺之又謂岳武穆主戰而其後不昌檜主和而秦氏貴盛是何言也檜無子史載之矣今之秦肯以檜爲祖乎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巳矣

今之秉筆者曾有可信乎採誌狀爲史傳可稱實錄乎然其人既爲名臣則雖溢美猶不失爲善善長也吾所見市人或不能多識字而選其詩人刻者有行不踰庸人而得入郡志者又閭里人僅給朝夕必求行狀凡狀人行無非曾史至於富商貪吏尤能懇請名公鉅人爲作誌傳雖檮杌饕餮皆彬彬君子也經尚不如無況此等文乎祖龍之火若在今時不爲過矣

章介菴衮云每思世間一種奇絶人物其器大其識遠其所任者天下之重乎居退讓茹訥不自標揭不

以小小順逆爲喜愠眞若朴學無用及晝會在前河嗣嶽立莫之禦也旨哉斯言士當切是矣章公嘗督南畿學政足爲士範非苟言之者

顧司寇箬溪云傳習錄可疑者多兩浙士子人人皆講致良知其實何嘗致也顧公浙人其論可謂正矣又云近江右巡撫建書院於王山招士講學士大夫亦有往者不過飲酒遊山而已而沿途供億不知其幾此言切中近時標揭簧鼓之習嘗見縣令有借講學之名不郄生徒者一縣富人傾貲而趨之每節日筐篚盈路況今以上者乎若巡撫立講學之名則何

晉三千之徒秉政者不能止此靡風何云制虜哉且士夫輕千里而出遊曾徙沿途供億而已所至干謁有司交結富室甚或挽其疵而禦之莫不滿載載既滿矣則望望而之他真之播之爲者此風起於嘉靖中年今日甚一日不至於財盡盜起不已也

政有似是而非者今之禁革驛傳是也語人臣者曰移孝而忠矣不有將其親者乎曰國爾忘家矣不有携其家者乎天子之懷諸侯也有送往迎來之禮諸侯之相與則曰賓至如歸五霸之禁則曰無忘賓旅今使縉紳大夫出於其途者若商旅然顧役而已則

其祿不足以給也行使如舉子應試單騎獨馳而已耶則於人情非可久也且非體也彼且姑出之於道路而厚人之於槖橐耶則非上甦下剝無以取償也爲政者其何賴於此毋乃姑示節省之名而未究經國體下之實歟且民之役於官也有食人者有食於人者皆吾人也送迎之費人失之人得之適足以裒多而益寡耳不猶愈於散施而徒惠積猾者乎勢要之有縱恣者汙墨之有狼藉者此則三尺所禁執之而已今不能執之於此使法在必行而行路之難徒以困寒冷之職力不能營求應付者耳遠方小吏有

流落而不能歸者余所聞見多矣故政之似是而非者非政也

政有易行而不行者亦多矣請言其最易者小幼劇戲　明旨屢禁若甚切也而輦轂之下所爲天子心膂耳目者公然藪之此不可已者乎赫號幘刺方丈筵席　明旨屢禁若甚切也即使稍從裁省明示趨尚亦何嘗有損一毛而猶然遊𠍉曾不以爲意此不可能者乎京師日益侈靡矣而徒責四方以返淳還樸其亦相爲欺謾云爾賈生於此惡能不痛哭流涕而太息也

政有不可已而已者食與兵也足食則莫若節之然
有不易言者姑無論矣請言其易者郎郡縣之虛實
監司非難察也倉廩者實乎囊槖者實乎尚囊槖能
虛耶則倉廩必實矣天下衛所非無兵也而又有民
閒壯快之兵此皆衣食縣官所為虛耗閭閻者也而
何以不足也兵之不教與無兵同也練兵之責　明
旨屢下非無任之者吾見若劇戲者矣未聞有實用
者也監司者歲一閱焉毋亦姑謾之非簿書所急乎
天是二者之不可已也夫人知之也使視國如家且
旦而貯之旦旦而習之惡有不足故曰不可已而已

之者盍無所不已也

今之申明亭漢之街彈也街置室揔一里之民街彈里宰治處宋元都長擇人爲之頗能辭紛今不然里長充役而已

夫染者一而緅[illegible]再而赬三而纁學道者深造而有漸也

古語潰小炮而發痤疽疾此言惜小患而致大患也可以喻政故擇禍莫若輕

世傳螃蟹渾身甲胄鳳凰遍體文章蜘蛛滿腹經綸爲李西涯程篁墩童時對及覺宋康應氏家乘乃宋

少師應孟明與兄孟堅事耳

李西涯程篁墩冊次采石有對句云五風十雨梅黃節二水三山李白詩

總角時元兄舉對語云三才天地人試擬之余應云四時孟仲季又舉示仲兄云四詩風雅頌仲兄云一統夏商周元兄曰長公非之此對殆以戲虜人耳

里中某甲患背瘡醫不能治矣一夕夢人謂之曰爾之疾食狗肉而愈以問醫醫皆以爲不可又夢如前其家人曰醫既以爲不治矣盍試之時已數日不能飲食食即嘔及市狗肉至少嘗之覺香美漸食之果

愈

少時同舍生請紫姑仙但作詩文不言禍福一夕作詩見贈云二十青雲客攀龍諒有期異時經世畧莫負聖明知後五十年余起家撫治鄖陽南莊任銓部推陞奉　旨不允云巡撫須久任乃能展布經畧始知其詩之驗

余登第授東平州從河南行夜二鼓到驛從者咸云先見途中迎候燈火頗盛何以寂無一人察其言非誣亦異矣

近見選明詩者揮毫對戴筆雄吞對大嚼張衡對穆

醴麗藻對綳縕文諭蜀對賦長楊芍自標許輙謂朱無詩不知蘼黃藩籬間有此等語乎

余長楚臬林大叅某者召客燭見跋矣余起僚友俱起林不能止殊艴然也　余不覺詰朝問林曰昔陶元亮醉欲眠直謂客去當時客何柔聞不悅耶林乃怡然而服

芍藥臨別以贈亦偶見於詩耳而名之曰將離非其名也其於藥非莫良也而獨得藥之名非其實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草亦然哉君子恥聲聞之過情不獨溝澮爾也

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詩人有所感而作非確論也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三代之王邦畿千里而已周之東遷其疆土不及霸國之大夫而天下以爲共主蜀雖褊小承漢之統猶疆於周也豈以廣土衆民爲烈必混一而後爲快哉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出師所以伸大義也而成敗利鈍非所知矣故以討賊未捷爲遺恨者非知孔明者也若孔明者莘野之耕渭濱之釣可也阿衡之立營丘之封可也蓋幾乎巍巍不與者彼視魏與吳其猶鳶之鼠耳悠悠千載習見之陋徒以大

小強弱計其力業雖温公大儒猶因國志至朱子綱
目始正春秋之義此非窮理問學之效哉而何世儒
之喜爲異議也
中國之虞亡而蠻夷之吳與陳滅於楚而田常得政
於齊物不兩大其然與
今天下之兵政弛極矣浚民之力以養之而緩急無
所可用怯於行陣而勇於鬬狠長敵而不畏將當事
者莫之能用也則用召募其敝也召募者亦效尤衛
所矣夫智者因敗以爲功通其變而民宜之蓋有道
焉苟就其中簡其強鋭倡其勇敢而上下其食則詐

可使貪可使而怯弱者無能爲矣何變之虞何必置衛所而滋餉費也

廉頗之負荊於藺相如也世稱其賢賢矣乃由相如義感之也卒之攻樂乘而去趙思用而不得反鄙夫故態惡可與藺並稱哉若頗者勇而無禮者歟

鼂錯之死世多恨之至以盡忠爲戒其實不然即其交歡樂死子何以生謀陷袁盎令史不從彼得反之亦凶人哉盆成括之流也

田仁任安之爲衛將軍舍人也無錢以事其家監然斷席與騎奴別坐及資適逢世一旦名振天下烈士

哉史謂大將軍無所推引過爲恭耳察其實不然二
烈士日在廡下不能具絳衣乃徙欲上木偶衣綺繡
者雖貴猶奴時態也其能戰匈奴俯中國廣大罷耗
矣又有天幸焉視古韜略之將將百萬若一人無不
盡其才奚可同日語哉飛將軍之刎乃千載憾之矣
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夫人
惟不知命則趨利避害不能勇於爲義矣余喜舉留
都二事足以勸懲云其一萬曆己丑南道御史某論
刑部主事某受贓枉法有　旨革職矣刑部尚書陸
公光祖言主事罪狀未實不可使士人受誣於聖世

請下吏部都察院復勘勘主事復職御史罰俸御史所風聞由同鄉舉人舉人問黜御史懸沮告疾去輿論無不快之其一庚寅御史某論兵馬某酷刑斃囚係竊盜別衙門問鞫而兵馬未加杖也刑部以御史故坐兵馬革職輿論無不冤之尚書某公者南昌人也未幾以痔疾委靡醫卒於位陸雖爲言官所遮連論之不能傷也竟爲冢宰憾其公者若知命不延何苦誣人以媚人乎位至六卿猶不免誣人以媚人何以表率下僚直道何由行也

嘗疑堯之降二女也古未有也後未有也非可法可

傳者也意二女之賢志則同行殊以為可從歟舜之登庸則有官守必盡其職矣百畝之不治非所憂矣九男二女百官事之於畎畝之中此猶武城之策似未可信殆為並耕之說者所從來而孟氏未暇辯歟司馬子長之敘事百世如目前非獨其辭美也其所録近實也諸子所載多不情使人掩卷而不信今之操筆者則益甚矣夸其辭遊識者知其誣未可以欺後世耳說苑齊景公聞晏子卒急於赴哭以車為遲下而趨知不如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四下趨矣此可信者乎國君也而若市人諸子之言不情此類

多矣然記者欲明景公之好賢其心則然也不若命之爲鬼爲蜮有無無有何以觀之憤世者乃思祖龍之火矣

虞廷拜手賡歌而秦臣昧死上言驕與諂奚取也王莽慕古乃能除之東漢因焉朝臣卑者乃曰稽首再拜今士大夫以再拜爲與降等者滎陽之孫乃有朱萬拜之誚辱其祖矣百拜九頓今以爲常語但避萬拜耳可九可百則亦可萬所謂五十步笑百步也

養老乞言王者之盛節也有其人則舉之者也漢之三老五更乃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異乎所聞夫此

委巷野人所謂吉祥者而天子父事之不亦可羞也哉太公見出於婦孔子之子伯魚先卒二聖人不得與矣今之稍存禮意者其惟鄉飲乎十室之邑必有人焉有司莫能加意師生或以爲市吾見雙瞽而敎請者矣衆以爲笑而耆英者恥焉古之存羊以愛禮也奈何以羊視禮耶

諸子或言鮑叔牙死管夷吾哭之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或言管夷吾病桓公問鮑叔牙可屬國而管子以爲不可謂隰朋可而蘇子以爲管子未嘗進賢何以死此人事之近耳目所及謬戾不一而龍伯

之民夸父之林溟海之鯤何以徵之哉君子庸言之信信近於義而已矣

萬曆丁酉休寧某生中式房考語之曰塲中文何能佳甚幸為録一帙以式兒曹勿易一字也生如言録進房考不懌曰子文本佳何易為對曰承諭未敢易也房考不信取原卷對之惘然太息葢生素未嘗學衆方異之耳

文至江左萎而靡矣昌黎振之文至元季質而俚矣北地振之北地之功韙矣其曰漢無騷賈生子雲之騷未可謂無也曰唐無賦則三都十年李杜韓柳未

能肆力文粹所載信難以入相如之室矣曰宋無詩則蘇黃諸家有離合耳未可盡無也即蕭楊理窟有類伯玉者有效子美者何可輕訾哉李于鱗才足繼北地而欲掩其美乃曰微君長夜學士非之又曰唐無古詩唐古詩則何可無其盛者庶幾風雅遺音矣夫于鱗所謂古者謂建安耳建安開元異調同工仲默之論余竊取焉不敢雷同北地也唐應德力能追古早年妙解已近化境晚以壯夫不為篆刻子美堯夫本非同聲蓋失言耳近乃有謂唐無詩詩乃在宋元此其論益異余不能知乃亦能不致尤於北地矣

夫言寡尤者不亦難乎聖人是以貴默識也

試録程文以式士也而傳於四夷議者乃謂必用士子場中墨卷墨卷未必可式也而秉政者爲請

旨

行焉考官亦諉曰非吾事矣文國華也可率爾塞白乎

國朝三場取士欲其經術治體兼通乃可以從政也近年督學者以論策爲贅肬不問有無生儒乃槩不作論而場中亦以二三場具數而已禮部郎中乃不識燕然爲何物貢生卷幾被黜萬曆戊子應天鄉試題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監生結中有引朝華夕萎

若御史以爲關節監禁問寃父之乃解夫以言取人拔十得五固不可幾乃又以淺陋率之而以梵語入經義者稱爲超妙人心不正邪說不息發之政事有不爲害者乎此弊也試録中亦間有慨嘆者乃所取不如所言何以使人信從也可長太息者也

河中舜泉二井相通以爲旁出之證此不足信者也均州亦有舜井余嘗論其詭矣雙井往往有之豈皆舜所爲匿者耶

李邕爲御史請則天可宋璟奏正矣乃曰不顛不狂其名不章夫直言職也豈以沽名乎且何謂顛狂哉

不誠未有能動其何以格君心也然則天猶有英略
邕衍免晚乃以枕死死無名士可以知命矣知命則
以義動何顛狂為
三代獨商六百年無大變其遷以河故耳說者謂商
人先罰而後賞政尚嚴故久而不弛非然也仲虺之
誥曰代虐以寛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何云
嚴也夫為政在人五子之歌典則斯替成康之後振
之者惟宣耳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夏周
弗若也天下歸殷之久而難變者有以也周之卜洛
曰使後世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宣之後德不類

而不能播惡於萬方民無離心焉非若桀紂之東征西怨欲與偕亡也是以長於三代也先罰後賞者罰自近始澤乃下流非爲重刑而與人之吝也

杜將詩莫浪傳又得失寸心知韓小好小慙大好大慙所謂索解人不可得也太玄覆瓿亦奚足怪

漢儒惑於纖緯之説以知來語聖人又曰孔子知之而不言此陋於窺聖人者也太宰以多能爲聖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曰君子多乎哉明多能非所以爲聖也子張問十世可知孔子告之雖百世可知者所因所損益知其理而已矣子夏之聞於

夫子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莫之爲而爲者命
莫之致而至者使聖人而必前知也則禹知啓之有
天下而特薦益以示天下爲公乎顏淵之短命夫子
旣知之何其過哀於不幸慟而不自知也陳蔡與宋
地固可避何自罹微服絕糧之困也周公之才之美
管叔以殷畔若前知也而使監焉則鄭伯之克段者
也而可以爲聖乎然則聖人之不前知明矣而曰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則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積善之慶
積不善之殃必先知之者也非以術數知之也
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讀易韋編三絕好古敏求

發憤忘食爲欺我哉宰予晝寢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而責之自言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聖人未嘗以超悟示人也顏子之才幾於聖矣日語之不惰耳不惰者豈曰忘之云乎欲罷不能從之末由苦孔之卓何能忘也坐忘之談諸子之妄也程朱之學居敬窮理升关之階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諸子欲事有若而强曾子蓋懼離群索居傳而不習也然有子於孔子若是班乎諸子智足以知聖未若曾子也曾子不可則諸子其亦達夫子夏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曰離群而索居久矣明其不果於有若之事也有若之事事之而不終好事者之妄也夫以有子爲孔子豈惟曾子不可即有子亦必不可也當時有以子貢賢於仲尼者宮墻之喻端木氏其知言矣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而曾子以爲罪商也知過焉有子而升其堂據其几曰仲尼也則何以爲有子投梜而拜吾知其不後於卜子也

太白好談仙仙固有嗜酒若何其繾綣於色也飛龍引詠黃帝之上太清也當時佐命元臣舉無所與而短章數語惟曰宮中采女顏如花曰後宮嬋娟多花

顏曰長雲河車載玉女鸞車遨遊樂不可言者惟此之從而已雲臺歌與天語者麻姑搔背玉女灑掃侮玩若此恐方平鞭不易得焉得仙太白持才侮世乃無不侮也非眞能好仙者也

孔林楷木以爲杖曰孔杖太白詩留我孔子琴或亦孔杖之類耶若曰所彈之琴未必然也

漢武之多慾猶云棄妻子如敝屣太白孜孜慕仙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乃欲舉家俱仙仙可易求若此乎過屠門而大嚼貴且快意耳

萬曆辛丑七月邑揚千巡司擒僧事可以示戒休寧

某者商而歸懷金數百途經中嶺菴憩焉僧持茶殷勤曰菴且廢欲修之無力也客亦有意乎客曰費幾何曰百金可苟完矣客許以十金施僧喜而拜曰募久矣未有以一金應者客以十金倡和者必有人菴之興不日月也客其佛位中來者日斜矣僅可行十里曷不止宿一納涼乎客行正倦遂止焉僧齋飯頗潔夜二鼓僧六人持刃棍其僕首示之客曰此吾數宜盡乞以全身死其老僧出不許衆曰均死耳彼能從土中起耶乃以繩縊之氣絕矣三僧舁至山埋之而忘携鋤因反取客不覺蘇有老婦提一燈呼之起不

能起老婦曰爾但力起吾領爾行容不覺起行抵巡司門鼓馬門內人出而老婦不見矣巡司兵擒三僧其半盜取錫至山知事露而逃也邑方捕之討必獲天網應不漏耳僧爲盜記之者不鮮矣今坊市中以募緣名者徃徃行刼而儒而畔者從而贊鼓之不仁哉

王氏新法行時有欲投劾去者堯夫謂此正仁人君子盡心之時真仁人之言也頃礦使至郡令有思引退者余郊居杜扉久矣不得已入城以邵子之言止之既而尋幾可幹郡中頗無大擾於時當事者能盡

心力而殫使猶可與言視他郡受害爲輕幸矣

昔之爲賦者構思斂稔以子雲之才乃以之斃今才不能逮古人而敝精於章句及其出身始慕藻麗則強弩之末魯縞且不易穿矣欲擬上林兩都宜不可以繼響也夢澤集三賦不存蓋有見哉

孔子之好古也而云删詩書書删矣而孟子猶不盡信也李斯也胡不删之而遂焚之宜其具五刑也若删其不可信者存其可信者誰則非之今之書何可不删也

史之可稱者貴於實錄無論董狐卽遷固猶存不虛

不盡之意世之日降文勝而史穢將何以徵之譬之
畫工傳神手非盡良然肥瘦長短不至大戾猶可也
若不擬其形容槩爲子都之貌雖其子孫不知爲何
誰不亦誣其祖乎今之　狀志何以異於是

嘗於友人家觀唐明皇內宴圖所圖宮內侍者長裾
窄袖正如近日士大夫所服喟然而嘆蓋窄袖以便
執役自內侍之服非冕衣裳者所宜也可謂服妖矣
今中使亦列字內非其徵乎

雲長討魏不請而出不慮後繼世深惜之惜之則尤
之而或以尤孔明則妄也雲長自以與昭烈一體其

忠勇銳不可緩將新定根本未固未暇圖中原也雲長非慣憒者不意其爲阿蒙所欺遂不顧後爲狼疾狀耳不然孔明縱不念昭烈寧忘諸乎關張無命鳳雛早殞孔明復不壽炎運有終人力無能支也曹氏雖肆其姦亦不盈背江流石不轉無窮深恨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四

蘇子由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者哉至言也然君子所好學者乃在好古尼父何常師又曰默而識之耳若日出一論縱使屢中猶非聖門所取豈若擇其善者而從之而識之乎蘇家議論每失之易蓋有意為文故也近世斐然之士尤好出新意務凌前薪則有言之不怍者矣

沈隱侯云文章當從三易此宜告始學學未精而務艱澁者未足為篤論也正正奇奇如水也因地制流渟而為淵奔而為瀾非難非易文之情也如必主於易則長慶體勝於夔州以後之作矣

顏氏論文謂古人未為密緻今世諧偶精詳賢於往昔非知言哉今之不能及古者固在此也

孔子沐浴請討未嘗出師孔明前後出師不必平魏仁人者正其誼而已矣

春秋戰國之世殺人盈野人亦輕其死易牙殺子吳起殺妻吳人殺子以為鈎侯生自刎以送信陵視之

若草芥耳聖人傷之雖仲由之結纓猶曰不得其死
葢重之矣秦之無道君子去之惟恐不亟乃以諫死
者二十七人而茅生以成其名要之不足取也比干
伯夷之死孔子稱之曰仁由也不知其仁也聖人之
意可見也故曰可以死可以無死夫可以死則爲成
仁可以無死死則爲傷勇苟生苟死君子不由也
晋以後不娶者接迹由王迹熄而異端作也古以爲
不孝今以爲高舜不告而娶其不可已也豈愧獨行
者哉周續之云身不可遺餘累可絕有心絕累非知
道者也况廢居室之大倫乎夫能遺其身者乃不累

於物若惟知有身而忽先世之祀其於世也亦隘矣人倫明物理順各得其所亚家而天下定矣累之有虞虢之事百里奚不諫君子以爲智其後韓馥之迎袁紹劉璋之迎玄德泰阿授人無用假道愚於虞矣耿武楊懷諸人不能高蹈如奚其殺身也惡足以成仁溝瀆而已矣危邦不入鳥能擇木而爲豎子死焉得智

里子客瓜洲一日坐肆中見門前有一錢起拾之無有也坐則復見如是者三四頃之丐者拾其錢而去里子追覘之以二錢易之徧示其儕言一錢有分定

也千特市人俱在前焉

蘇子由令人學劉禹錫詩劉詩非𨑒不佳然唐詩可學者豈其至乎呂氏又指其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爲難繼非惟不知詩且不知劉詩矣以此論詩詩安得不卑

古詩以古爲難四言以三百篇在前曲彌高和彌寡尤爲難耳鍾參軍乃云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蓋易視之也非然哉

曹王之作近十九首非擬也士衡擬之而去之頗遠鍾參軍一字千金之評殆溢美矣氣必於公幹文必

於仲宣斯爲知言

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斯評確矣益壽以潘爲勝翰林嘆陸爲深仁智者之見也

左太冲詩雅有風韻謂野於陸爲不知左謂深於潘爲不知潘康樂謂潘左詩古今難比則過矣其源出於公幹仲宣斯知言者也若上方蘇李恐猶堂室之間遠云難比無亦誣乎

謝宣城詩爲後進嗟慕稱爲古今獨步蓋耳視者耳知言者希鍾氏置之中品公矣

三曹之品植上丕中操下世以鍾氏爲當近王元美

乃務翻僞論殆不其然然魏武矯矯氣勝蓋以經營大業橫槊談藝故以遜耳

釋寶月竊柴廓詩其子欲訟之得厚賂而止近世壽文行狀假名以炫其閭里者盈天下有挾之而得厚賂者人或快之然二者之失則挾之者甚彼市人也此縉紳有盛名者也

區惠恭爲顏師伯幹倫定其詩及充作長作雙枕詩以爲謝法曹造見者賞嘆不能辯也賢才之無方如此斐然之士輒矜敝帚謂莫已若秋水之篇其可不讀

張融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余嘗道之而鍾氏評其緩誕放縱有乖文體夫以有體爲常則非乖也豈所著不如所論抑評之者泥耶

王荆公以村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爲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爲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矣韓退之時已有泰山豪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僊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已出乃輕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於庾鮑爲輕之又不然也庾鮑豈可易者耶文人齊名如

李杜之相得者足爲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

劉夢得云作詩用僻字須有出處然則有出處者僻無嫌也今人非唐詩中所見字不敢用則風雅騷選可廢矣是自陋也要之意愜句妥耳

杜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此亦爲佳句云耳評以爲有見地其知子美淺矣子曰興於詩三百非妄也酒無量不爲困詎害於道出王游衍皆天也奚必割妻子耶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悲夫

正德中吳興陳聲伯諭判六安云六安茶天下第一宫貢私徵頭芽一斤價至白金一兩山谷窶民有鬻産賣子以買充者其爲害甚矣嘉隆以來茗飲殊不稱六安而姑蘇虎丘天池龍井代爲受害近日休寧松蘿有一僧精焙製自謂過於吳下休歙間競尚之價騰數倍然産不能多製亦不易聞於官司窘無以應至受笞杖寺中怨之大都茶味乃不相遠惟在製之精否耳

汪涯者足以殺其軀哉而及其母子奚取焉爲似道客而盡言宜其死也夫似道可依者哉可與言者

哉

陸氏之諱禪也而其徒有髠髴者矣今之宗陸氏者其始亦避禪名也近聞亦有髠髴者矣夫髠髴者非乎猶愈乎儒其服而禪其談者也夫禪談而儒服是欺其心也欺其心者將何不可爲是以憂也不知者謂我何求

七夕牛女人知其妄而詞人詠之不能忘奇耳蒼梧王乃使楊玉候之不得懼死而弑瘕人說夢爲害至此

晉宋之際貴道家之言吟諷满紙不出五千文耳鍾

叅軍云殆無詩乎詎不然哉仲偉梁人也齊梁以後華綺之可厭甚於清虛非特平上去入爲傷眞美而已而沈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王元長謂自古詞人不知之言之不怍古人往矣來者可誣耶

京房易傳女化爲男男化爲女者俱有大咎然世固有之耳未爲異也萬事無不有化生者特有不齊耶

女墻釋名曰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然則凡物之亞皆可女矣豈獨墻哉蓋取關覩女貞之義耳

王子晉年十七夭淮南王以叛死史載之甚明而世

以爲僊老子死秦矢弔之乃云不知所終即不知所終必有終也遽可以爲不死耶

上居漁父自是絶倡赤壁前後亦未易談而元美以作俑致慨於三閭過矣夫子虗上林豈必古有此體耶

夷簡之釋憾於仲淹未可以爲彼也柰何不與人爲善而以詐逆哉近者分宜之於荆川則胥失之者也

歐陽氏何求而爲呂氏文世之論者苛矣

孔明之出師孔子之請討也大義聲而亂臣懼矣成與否無論焉東晉而下責以偏安非其任也安之量

玄之才上下輯睦可以存矣以淝水之捷爲幸非善覘國者也若曰志不足帥氣是以不大就則談未容易夫王謝也無論氣歉於一匡其時紐矣周之盛也使飛熊之卜未兆孟津雖大會牧未可誓也江左之將有鷹揚者乎玄之才能諸葛乎而謂志不足耶有其志無其人無其時功胡以立故曰非其任也

錫杖單用錫字不可有如金門曰金玉堂曰玉銀河曰銀是何物

老氏言養生不害其生而已未嘗不死不死者矣道士之言耳聖人言死生有命未嘗不養生如顏子不

遷怒不貳過老氏所謂養者何以加諸其短命則有
命之言信不可欺矣順受其正（直長）無害修身俟之吾
道固若是也

太史公言漢武譴死鉤弋夫人與凡有子之嬪御爲
能杜女亂此述其事而失自見春秋之旨也吾聞修
身閑家矣未聞有子而母當死也不仁哉何以異於
鴟梟乎

維州之事牛李之是非未有定論焉余以爲中國故
疆嚮義而來者受之非失信也特患無以待其來耳
失文饒之佐武宗也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

潞若振稿耳此其才足辦吐蕃者曾孺嫉之匪人哉文饒才相也而修怨甚睚眦必報無以愈於曾孺君子則所深惜者耳王元美謂歸其土而不與其人亦似矣然此非中國之故疆乎而曰司馬迂儒也余深病其言夫司馬公無論其人無可間一出而安天下迂者乎

王元美策苻堅之伐晋勢在必尅特不知勝道耳不然也古之覘國者有人焉則兵弗加鄭有三良晋楚寢謀衛靈之無道也而有三臣孔子曰奚而喪江左雖弱君臣輯睦安石偉人內舉弗避于時識者未戰

而知其克矣方其圍碁不輟安閒鎮物蓋有以待之
豈視君如奕而付之無可為者耶若曰淝水之捷非
晉之善是徒見強弱之形而不知兵無定形固有強
易弱弱可強者故曰國之存亡在德不在勢不易之
論也

關羽之敗論者或追咎昭烈孔明之昧於策應也夫
昭烈孔明豈智不及此哉當時南方未平根植未固
羽之出師非受廟筭也見利而動勇有餘而謀未審
君臣之間猶同生也彼直以身任之而未顧其後寧
俟十二策請下公卿議者乎昭烈之敗於遜孔明料

之矣然不能止其行也皆天也嗟乎吾於孔明無間然矣近世有陋儒云羽自用者也非用於人者也孔明以其不爲用知吳之必乘其後故借刃於吳耳噫彼且以孔明爲何如人哉夫爲此說者其人則可知矣　孔明之不能止昭烈義不可也

象山嘗教人讀蘇文而易傳唐鑑可爲陋說吾未之解也二書具在陋乎

人主之崇高與臣下異而受形氣於天則無以異也后妃夫人九嬪世婦妾御之制所以養性順命者何其不自愛也一夫一婦庶人之職自是以上陽一陰

二以等加焉夫分有貴賤體無彊弱先王之禮何以
不爲後世慮也竊所疑焉俟質諸達者

盧照鄰五悲文既不足觀其爲三氏問答鄙陋已甚
小慧畔道有才無識宜其見棄於時也王子安年十二
十二而有坎壈之嘆楊炯年十一待制弘文館後二
十年去古人強仕非晚也而遽以爲拙者之效欲速
不達大器晚成固未之有聞哉

賓王詠懷云寶劒思存楚金鎚許報韓又阮籍空長
嘯劉琨獨未懽蓋指從李敬業事其不死信矣雖然
忠義乾坤之正氣即其代女道士之篇正氣安在武

氏一檄文則可觀耳夫能檄武氏者安能狎女道士又與道士朵者遊哉文人無行昔以爲譏今以自恕詩非關理斯言也大誤後生夫言不顧行邪詖之辭也其言傳其穢褻章是不學也詩不志於三百奚可與言詩文之三長識其要乎詞人之識寡矣是以其風日靡也

少時讀韓柳二氏論史則從子厚而以退之爲過今而知韓子之有激云爾也孔子言文獻足則能徵之今之史何所徵乎誌狀文集不足徵者十九即國人道路之言至公矣如亥豕之訛何而欲因之以爲史

不亦誣天下後世耶莊生堯桀之是非不若相忘其言痛矣

沈宋李杜王孟各齊名一時至七言律則宋不及沈李不及杜孟不及王才固有所長短耶諸家所長杜無不具所以爲大成

近見修譜者自謂其先帝王之裔閱其譜則有本紀焉有世家焉殊爲識者所譏里中閔氏每稱子騫之後有一無賴子造門曰吾山東人眞子騫氏正派也閔氏欣然與之通譜系欵遇之無賴子持譜系詣縣曰我本歙人先世從戎其產在歙爲宗人所浸沒久

矣今以譜系爲詬閔氏大受其累可以爲戒也

萬曆壬辰大計內所黜守二人令二人皆政府之邪而監司所薦爲循良者也是時適政府去位故可得而糾耳夫守令之賢否郡邑有不知者乎而猥曰吾居是邦也乎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古之言也非爲進退百官者言也然亦曰不非之云爾豈其一切不分而固庇之雖肆毒於吾邦猶曰吾大夫賢也乎夫至近者猶然何以曰知人也何以曰安民也何以曰體國也

孟氏之論用人也不以左右不以諸大夫必也國人

國人皆曰可然後察之耳至哉言乎夫能察於國人者十不一失矣語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言邇其旨切哉今也國人皆曰不可而庇之以爲賢乃曰政不可以下出也庶人不議而何與知爲也秉政者拂民之所好惡而不肖者何以不肆閭閻之疾苦何以日痌瘝於身以是求治是郤前之說也難矣

邑中吳定州某罷州時年且老矣而棄家遠遊者行無侶東西南北無不之也間數年偶一歸歸數日輒去家人莫能測也余聞其歸訪之問其所與遊曰古來得道之人常遊世間第人不識耳終南山中往往

可逢也曰子亦有所師乎曰有其年幾何矣曰數百歲矣其姓名可得聞乎曰吾師默不言不得聞也曰丹今幾轉乎曰成矣曾服乎曰未也丹成矣何以不服也曰玉帝未有詔雖服之無從升也余乃笑曰僕亦嘗遇異人授我以丹不識與子之師所謂丹者同乎異乎吳愕然曰試示我曰無庸也僕亦俟帝之詔耳吳不悟余語人曰吳定州長者也

難所圖諸易聖人所以平天下也易而求諸難庸人所以擾天下也天下猶運諸掌者也豈虛言哉握其樞而已矣然則爲政者無難乎爲君難爲臣不易其

難其愼若馭朽索履薄氷兢兢業業此聖人之所難也是故聖人之所難庸人之所易也聖人之所易庸人之所難也天下所以一治一亂也

某公者富百萬交結朝貴欵接遊士酬答籌筭日無暇刻時稱尚書驛宰某商者富百萬日夕經營老而彌勤半菽一毛不能輕施殊似窶人皆天刑之也

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近聞有倣爲之以獻者夫史紀之者本以爲戒也而適以道侈欲之勝義也諷之不勝勸也有自哉

古之王侯或稱其所爲君者至漢爲然其流輩相與

言或自稱曰臣蓋曰人有十等相爲主臣云耳子路欲使門人爲臣書曰臣妾逋逃不必有國者而後有臣也後世則不然尊無二上自天子以下無稱臣之禮其來久矣江陵秉政媚之者有稱臣者籍沒時其啓爲人所見莫不唾之乃籍口古昔曰在記固然非始自今也推此心也無將之誅其免乎矣

秦懲嫪毐之亂其禁止淫泆尤嚴夫爲寄豭殺之無罪有子而嫁子不得毋當其時男女之絜誠未必如所頌然齊桓晉文較之有慙德矣傳曰巴之寡婦有能以財自衛者始皇以爲貞而客之女[illegible]清之臺所

爲築也夫婦之貞可旌也客之而爲之臺何居且天下之賢人貞士衆矣曾未聞式其閭表其墓若周之下車使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而獨客一寡婦豈非所明者一而所蔽者百耶　嫪音劉毐音藹嫪氏出耶鄲本作摎毐名也賈侍中云嫪毐以淫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說文士無行曰嫪毐賈說是也

扶蘇之諫阬儒也曰諸生皆誦法孔子知尊孔子矣而當時諸生如侯生盧生者乃爲始皇求仙藥者耳其說人主微行以避惡鬼而眞人至政宜以欺罔誅者也孔子之教詎有是哉令之逢其衣而名儒者無

不曰儒乃其所談仙人可遇佛法最上者盈天下矣此豈孔子之教然哉

始皇出遊至錢塘臨浙江錢塘之名舊矣而附會者乃曰斂錢以築也故曰錢塘又曰吳越王嘗以萬弩射潮潮平而築塘塘以其姓名也夫不知而作而不能闕疑者何可勝道哉

篁墩程太史月夜泊舟采石有一小船鼓棹頻近舟人呵問之曰詩伯船也程笑吟曰誰人江上稱詩伯試請珠璣萬斛看應聲曰夜靜不堪吟短句恐驚星斗落江寒太史急請見之忽不知所在

先元兄嘗見同舍生請紫姑仙者適蛛網上桃花一片請詠之曰子規啼春欲歸子規啼血怕春歸與絲也有留春意扯住桃花不放飛

古字順愼危枝肢枝由猶皆音之訛耳非通用也

天寶間女冠范志立修道於合州純陽山蜀使慕之約期而會及至化爲男子近有男子僞爲尼者出入閨閣頗有穢聲頃之乃犯然則化爲男子者安知非僞耶果有道術使安得而約之何必化

韓熙載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近見一士人制於寵妾任令歸囊篋盡在妾手

稍不如意輒斷其食知其就食於友閉之不使出不若縶載猶得披衲而乞也夫好內而索其家樂其畜者衆矣

夫差忽越而圖齊伍胥止之苻堅忽鮮卑而圖晋王猛止之智士所見千載符合夫堅之才畧似優於夫差乃其恃勝而驕一也兵驕者未有不亡

隋王伽送流因脫其枷鎖與約如期而至文帝聞賜宴而赦之一時感激能使信義不爽亦異矣哉唐太宗之時去此事未遠蓋不忍之心因而萌動未可謂賊下之情也所縱囚如期自詣則意其可免情有之

矣然則歐陽子謂不可爲常者其論正矣而立異于譽之譏或過與

管寧鋤地而見金見若無見華歆則取而擲之時以爲二人之優劣善觀哉唐太宗不以白鵲爲瑞正矣而毁其巢何居葢有意矯情非其眞者也他日匿鷂於懷此鷂也何以見匿彼鵲也何以見放然則鵲之白也而巢也不足異也不足毁也惟其鵲之放是以鷂之匿

近有謂鄧伯道雖棄其子子未必死則伯道未必無嗣者此其意傷天道之無知而冀仁賢之有後亦良

厚矣然史明言伯道無兒弟子綏服喪三年固無屬辭也乃若繫子於樹殊非人情益傳者之過則其論確矣夫子與姪不能兩全寧棄其子不得不然者也然棄之可耳何以繫之爲好事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適以誣之文之勝質史也非止此一事也

韓退之之姪孫湘湘之父老成歿時湘年十歲藍關之來二十七歲矣後五年登第此集中可攷者也說家所云逡巡酒頃刻花葢妄道士造以欺人而好事者遂傳之凡隱怪不經之談可例見矣

宋之盛也在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在外者以苞苴

大都爲羞士風如此天下未有不治者也反是未有不亂者也

宋之失襄陽也天下之勢十去八九矣姦臣誤國天寔蹶之然汪立信二策猶可行也乃抵之于地而泄泄以亡夫樂其亡者可與言哉

又文山四鎭之議寔經略之要策也而時人以爲迂濶國空虛矣惡能不亡夫是策也非特可行於宋也事豫則立辯之貴早哉

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曾子罪之而子夏投其杖而拜門人以有若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而曾子曰

不可甚矣曾子之似夫子而子夏之賢於人也今之伏其几襲其裳姓孔而字仲尼者有人哉何其見草而說也

元經帝魏以為父母之邦耶王景略何以無事於江左也彼固以正統在為秦嘗帝天下天下固以為獨夫苟有賢者則避其世耳微子之宋也箕子之朝鮮也伯夷之首陽也孔子俱稱之曰仁仁也者聖人所不敢居也而為微箕者是必有道矣無亦曰順乎天應乎人天與人不可違也乃若元之帝中國也豪傑之士不聞春秋之義乎劉靜修之不仕清矣劉誠意

名世者也眞人既出腥羶且洗天淸地寧旣晦而明擇木而鳴可以彙征時乎時乎吾鄕宿儒鄭子羨未食元祿而爲之死君子傷之非守土之官也非貴戚之卿也死不亦過乎宋學士三語而登庸其識時矣合義矣余於鄕先進蓋與宋而傷鄭也

齊舍人論姚相不可比管晏曰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夫管晏之不得爲王佐者未聞內聖外王之道故也乃其不能及後則時使然彼桓景二君不父不子身沒而國亂矣雖善法其何以傳後哉周之王也沒世不忘則君臣一德積累百年宜二子之不

可同日論也然二子之法即其身固不及於王道遠矣若姚之相唐救時者也亦趨時者也志於功名富貴之間者也斯下爾矣故論士之品志於道德者不得志則已耳得志則其功烈必可俟諸百世苟志於功名而已者其所樹立未有卓然者也無本故也況志於富貴者乎孟子曰達不離道其不爲管晏也有以夫

洛蜀之黨雖同出於門人然有辯焉程無同異之心蘇有縱橫之氣其醇疵無庸論矣大抵詞人之習多矜已而忽人蘇固詞人也蘇嘗譏荀卿子敢爲高論

而不顧而已則甚之故以聖人之徒許荀文若而湯武順天應人之舉反不得爲聖人此敢爲高論之失也吾鄉篁墩程宗伯數而攻之比之檮杌無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旨與孟氏距楊墨兄其禍至於率獸食人夫楊墨世所謂賢者也蘇子未必賢於楊墨則檮杌之比非深文矣

荀文若之死余甚疑之人情莫不欲生也志士仁人則有輕其生者矣今也生不可以取義死不可以成仁死生亦大矣將奚所據哉謂姦雄難測耶許子將何人也彼早許之矣且操亦易知耳名爲漢相其實

漢賊天下知之不可欺也獨可以欺文若耶以高光
擬操巳爲子房矣又可爲首陽之餓夫耶蓋聞之東
家有女焉見金夫不有其躬拮据有亡亦旣有家矣
一夕遽然而覺恥其奔也闔戶而縊此女也烈乎文
若類是矣悲夫彼不勝其功名之志不能善藏其用
者耶彼不忘沒世之名而以一死足以明志者耶夫
莘野之耕也渭濱之釣也阿衡尚父之勳也等浮雲
也奈何以身殉此名乎而名卒不可以死要也悲夫
袁本初無道戕殺臧洪併及陳容一日二烈士是可
忍也何以延覽英雄雖強易弱況幺麼者乎世惡操

或右紹乃所謂猶吾大夫者耳
蜃氣化城不獨登萊也實應湖曾見矣縣志載之彼涉海望三山者倘類是乎
漢初之國業已講解何以不取家室彭城去沛非遠也日取其美人置酒高會曾無覬省之念爲天下者不顧家乃當爾耶吾翁即若翁羽雖悍足以動之而分羹之語不可聞也惡可道也當其爲義帝縞素名羽爲賊三老蓋善謀矣太公在俎上知降無益豈無善爲之辭乃直以分羹激之知有君臣不知有父子漢庭之傑曾有出於三老者耶甚矣其無聞於詩書

而徒以馬上得之也當是時漢亦料羽知殺太公無益又項伯在焉伯說羽不殺太公非特爲劉亦爲項也故曰天下事未可知秪益禍耳知者所見大同漢固能料之矣異日項氏四侯校屬無恙非伯之善施耶

蘇長公刑賞忠厚之至論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非歐陽公發之後世或述之以爲實事矣諸子之書如此類者非一長公葢妙契古文爾也莊生南華大半寓言盜跖漁父滑稽之雄辭則閎肆耳何必曰非莊子也

士人誦帖括以拾青紫其敝至面墻覆甕不知其陋也余仲兄以貢試於禮部同試生卷中引銘功燕然事儀制郎嗔曰燕然是何物聞者掩口余宗人生應試的然曰卞義結中引朝華夕蓁監試御史大疑曰此何謂也必關節語檄有司鞫之司理再三申白乃解學而優則仕仕其可忘學哉頃督學所擢高等生往往曳白不作論策或論策併經題不出者以各經題主者未能明而論策題則諸生同然不應也四書義句句有刻公相抄襲而已琴瑟之不調可無所以敗其弦者耶

孔明自許管樂信優爲之其躬耕南陽不可得而招也夫優爲管樂者不爲管樂者也太白自許管葛空名適自誤幸爲夜郎之行才士大言可以爲戒矣子美自許稷契未敢知也志則正焉子瞻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固稷契輩口中語也知言哉

金距以鬬鷄謂鷄爲金距紈素以製扇謂扇爲紈素文敝至是可資一噱矣

詞人大言自東方生以來世不爲怪然亦勿令人洗耳也氣揮屈賈壘目短曹劉墻欲買其勇而窺其好

可道者也若梯梁園之群英枚馬輩可易掃者哉王逸少張伯英以爲浪得名今又千餘載孰齊之者今之兩司爲燕祉韓雎阿所好乃以相謏云爾

樂正子從子敖之齊非徒餔餟者也未占天山之象以爲無傷於蕪也孟子特以不見微責之而能自訟乃深責之責之深而與其好善之優是以喜不寐也

孔子令小子鳴鼓而攻冉求由之瑟曰奚爲於門然荅康子之問則曰於從政乎何有二子皆升堂者也

聖賢誨人不倦其亦嚴矣末世面諛成風交井如醴一聞逆耳相濟之言不俟數而疏者無論友也師不

必賢於弟子韓子所謂誅其盛而羞其卑耳於以成德輔仁不亦難哉

禹讓位於皐陶孟子言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未及益也其後薦益於天則皐陶必不在位矣諸子言皐陶瘖其然歟然瘖則必告老而曰瘖而爲大理則不然也或曰今之上官駁詳恃筆耳固不俟言則瘖可爲也又不然禹爲帝皐陶爲相而不得一人代爲大理者乎而昌言不聞乃可濟濟於九官十二牧之間乎故諸子之言謬也殆以爲固位者口實也凡諸子之謬者皆有爲誣聖賢以揜已私耳是故罷黜百

家為政之首務也

萬曆己庚間礦使四出無賴子因而嚇騙無忌益徧於村市矣然中使中亦間有自好者余祖考通議府君墓在里之西曰三保段保實音近無賴子輒指為有寶之礦家人彷徨余語礦使令寰宇內以金寶名者多矣金陵金華可以求金寶慶寶應可使獻寶乎礦使枝告者事乃已向值他使則惟無賴子所指難與語矣

士不至饑餓不能出門户不宜言貧杜子美囊惟一錢食栢拾橡則窮甚矣及卜成都草堂有高下亭臺

酒有舊醅鵝鴨長數茗飲蔗漿水檻扁舟色色略具亦足以眺詠遣愁無憂溝壑也

齊宣好貨孟子稱公劉引其與民同之也齊桓好內管氏三歸脊納於邪而已王霸之辯奚啻白黑宜五尺之童子羞稱也今大明中天之時而倡講學以招後生者乃謂色與貨皆無損於道其說尤不可聞亦有聞之於朝者矣報聞而莫之非殆以為非先務歟

山有玉而木潤又曰寶物所藏其氣上伐林木視柯幹偏有枯折者寶之所在也說家之舛多如是是以存而不論也

韋文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書也夫二王之書千百世未有媲美若可謂非書耶文休蓋以篆隸八分相提而論耳今之談者謂楚騷非雅漢賦非楚唐詩非漢非不其然然可謂非騷非賦非詩耶

陶弘景世云入道吾未許也爵位非志士所入於心者乃擬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抽簪三十六方供奉朝請不如志不如早去此亦世俗仕宦常情仙風道氣殆不其然

北齊劉晝言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驗此佛是疫胎之鬼時宇內分裂計國內

損胎年族二百萬户其酷若此他方可知矣今僧道往往有妻子罔忌法律而尼與女道士則損胎如故耳姦衣之徒方兢崇異教簧鼓愚俗不有仁人能愛惡人者距而放之是無天道也

王右軍欲因周益州遊汶嶺益州時年七十右軍亦甫耳順矣此豈行萬里時耶右軍壽止五十九卒未踰閾也右軍與許遠游善許所與書謂金堂玉室諸得道人皆在豈其信之可勿死耶

崔瑗與諸葛元甫書送許子十卷許子不知何人崔瑗以送友必有可觀者陳太丘有陳子數十卷應非

漫談未經秦火何遂泯滅而災木誣世之辭盈擴棟宇良可慨嘆

杜八哀去太冲詠史頗遠竟非以蕪累乎樂府焦仲卿妻詩非不長篇別有體耳然昭明不選非無見也諸家之評余以葉氏爲得[illegible]八哀詩中有瑣細不必叙者蓋蕪用樂府體竟未爲盡善不宜效也

自昔童謠蓋有妖人造之而遂成讖者萬曆初年不逞之徒造妖言云上户欠我錢中户自在眠下户隨我去滕作十年田街市兒童爭唱之及二十七八年間中使四出姦宄橫行閭右無不被害其言驗矣使

其言驗而兵戈可免則大幸也此礦事也乃搉稅之使則大商猶可饑食而中小賈有傾囊殞命者矣安能自在眠乎兵戈又何可保萬方黎庶仰首而祝
九重之轉圜耳

杜從賈閣老出汝州五馬貴矣而篇中多不得志之語乃以莫受二毛侵勉之何甚也人臣不能爲主上分憂而春明門外即曰天涯何言上下不負哉余登第廷試分宜見抑卷猶在進呈進呈例不爲州必使爲州余未知避穽而叢蠹承之太宰三持之不得乃得東平馬知余病不勝也乞休兩臺不可改教三上

不許而余病霍然已上司不相左百姓不相欺余乃免焉所不憮者病愈視事僅二年未能爲所欲爲則余負州耳

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此弄乩語欲合巨靈之掌者也平正之道萬世共由偏詖之辭不可以訓何分中華西方哉泰伯之荆蠻箕子之朝鮮變夷有漸畢變於夷也孔子果居九夷則所以行於蠻貊者不異於州里居可知矣謂老子之流沙而西方之教由之亦誣之耳近有從西夷來者不知有老子也

春秋魯史也史之體不溢不文賢者識之不賢者識之猶詩之風也可以興可以戒也豈惟定哀之間多微辭哉若朱子之綱目則不然由百世之後誅姦諛以懼亂賊奚爲不直而以爲訐耶其亦失之泥矣斯可以訾崔浩者也崔浩者不明春秋之義以殺其軀者也

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論平治者之準也藉威使民誦五教豈以爲虐而天下叛之乃至執縣令抽其腸而數之曰復能使民誦五教耶然則以刑法驅民雖善政亦苛也故曰通其

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能使民宜之而不倦乃可以言善教矣故曰敷教在寬寬非寵也無欲速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寧有一日不加志於天下者乎長民者誠有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念而民何不可教之有

議者曰學校賢士之關也督學間歲能一行部何暇施教請責之提調者而考其成其庶乎其論美矣夫司提調者守也守之能教者在昔不有文翁乎而寧知令之不可幾也　督學者何必以荆楚示威苟能不通關節不受囑託斯不怒而威矣吾見其人矣幾

二人焉省二三人焉提調者則難以盡其責矣簿書期會之務日繁矣要譽之意勝而實政鮮矣噫其惟司驗者乎進者賢退者不肖毋行其私庶可以寡過矣夫職守可稽者也可稽者而罔恤其消焉何言養也

白樂天忠州別駕之命下而冊寵敗誣者傳此言謂冊有之而命或不可棄得已夫別駕非崇秩也已足改冊則何以欺秦皇漢帝乎且有卅万者皆役之貧下士乎